

经史百家简编

上卷

經史百家簡編序目

自六籍燔於秦火漢世掇拾殘遺徵諸儒能通其讀者支分節解於是有章句之學劉向父子勘書祕閣刊正脫誤稽合同異於是有校讐之學梁世劉勰鍾嶸之徒品藻詩文褒貶前哲其後或以丹青識別高下於是有評點之學三者皆文人所有事也前明以四書經藝取士我朝因之科場有句股點句之例蓋猶古者章句之遺意試官評定甲乙用朱墨旌別其旁名曰圈點後人不察輒仿其法以塗抹古書大圈密點狼籍行間故章句者古人治經之盛業也而今專以施之時文圈點者科場時文之陋習也而今反以施之古書末流之遷變何可勝道惟

校讐之學我朝獨爲卓絕乾嘉閒巨儒輩出講求音聲故訓校勘疑誤冰解的破度越前世矣咸豐十年余選經史百家之文都爲一集又擇其尤者四十八首錄爲簡本以詒余弟沅甫沅甫重寫一冊請余勘定乃稍以己意分別節次句絕而章乙之間亦釐正其謬誤評隲其精華雅與鄭並奏而得與失參見將使一家昆弟子姓啟發證明不復要塗人而強同也會國藩識

著述門 三類

論箸類 著作之無韻者經如洪範大學中庸樂記孟子皆是諸子曰篇曰訓曰覽古文家曰論曰辨曰議曰說曰解曰原皆

是

詞賦類

著作之有韻者經如詩之賦頌書之五子作歌皆是

後世曰賦曰辭曰騷曰七曰設論曰符命曰頌曰贊曰箴曰銘曰歌皆是

序跋類

他人之著作序述其意者經如易之繫辭禮記之冠

義昏義皆是後世曰序曰跋曰引曰題曰讀曰傳曰注曰箋曰疏曰說曰解皆是

告語門

四類

詔令類

上告下者經如甘誓湯誓牧誓等大誥康誥酒誥等

皆是後世曰誥曰詔曰諭曰令曰教曰敕曰璽書曰檄曰策命

皆是

奏議類 下告上者經如皋陶謨無逸召誥及左傳季文子魏絳等諫君之辭皆是後世曰書曰疏曰議曰奏曰表曰劄子曰封事曰彈章曰牋曰對策皆是

書牘類 同輩相告者經如君奭及左傳鄭子家叔向呂相之辭皆是後世曰書曰啟曰移曰牘曰簡曰刀筆曰帖皆是

哀祭類 人告於鬼神者經如詩之黃鳥二子乘舟書之武成金縢祝辭左傳荀偃趙簡告辭皆是後世曰祭文曰弔文曰哀辭曰誄曰告祭曰祝文曰願文曰招魂皆是

記載門 四類

傳誌類 所以記人者經如堯典舜典史則本紀世家列傳皆記載之公者也後世記人之私者曰墓表曰墓誌銘曰行狀曰家傳曰神道碑曰事略曰年譜皆是

敘記類 所以記事者經如書之武成金縢顧命左傳大戰記會盟及全編皆記事之書通鑑法左傳亦記事之書也後世古文如平淮西碑等是然不多見

典志類 所以記政典者經如周禮儀禮全書禮記之王制月令明堂位孟子之北宮綺章皆是史記之八書漢書之十志及三通皆典章之書也後世古文如趙公救菑記是然不多見

雜記類 所以記雜事者經如禮記投壺深衣內則少儀周禮

之考工記皆是後世古文家修造宮室有記遊覽山水有記以
及記器物記瑣事皆是

姚姬傳氏之纂古文辭分爲十三類余稍更易爲十一類曰論
箸曰詞賦曰序跋曰詔令曰奏議曰書牘曰哀祭曰傳誌曰雜
記九者余與姚氏同焉者也曰贈序姚氏所有而余無焉者也
曰敘記曰典志余所有而姚氏無焉者也曰頌贊曰箴銘姚氏
所有余以附入詞賦之下編曰碑誌姚氏所有余以附入傳誌
之下編論次微有異同大體不甚相遠後之君子以參觀焉

村塾古文有選左傳者識者或譏之近世一二知文之士纂錄
古文不復上及六經以云尊經也然溯古文所以立名之始乃

由屏棄六朝駢儷之文而返之於三代兩漢今舍經而降以相
求是猶言孝者敬其父祖而忘其高曾言忠者曰我家臣耳焉
敢知國將可乎哉余抄纂此編每類必以六經冠其端涓涓之
水以海爲歸無所於讓也姚姬傳氏撰次古文不載史傳其說
以爲史多不可勝錄也然吾觀其奏議類中錄漢書至三十八
首詔令類中錄漢書三十四首果能屏諸史而不錄乎余今所
論次采輯史傳稍多命之曰經史百家雜鈔云

姚氏纂古文辭至七百餘首之多余鈔錄又加多焉茲別選簡
本僅得四十八首以備朝夕吟誦約而易守并鈔一冊與沅甫
弟同收溫故知新之益咸豐十年四月國藩記

孟子孔子在陳章

莊子養生主

韓愈原道 伯夷頌

已上論箸類

詩七月

揚雄解嘲

班固兩都賦

蘇軾赤壁賦

已上詞賦類

易下繫十一爻

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

韓愈張中丞傳後序

曾鞏先大夫集後序

已上序跋類

書呂刑

漢文帝賜南越王趙佗書

司馬相如喻巴蜀檄

漢光武帝賜竇融璽書

已上詔令類

書無逸

賈誼陳政事疏

匡衡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疏

諸葛亮出師表

已上奏議類

左傳叔向詒子產書

魏文帝與吳質書

韓愈與孟尚書書
答李翊書

已上書牘類

書金縢冊祝之辭

屈原九歌

韓愈祭柳子厚文 祭張員外文

已上哀祭類

史記伯夷列傳 孟子荀卿列傳 魏其武安侯列傳

上卷終

漢書霍光傳

韓愈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志銘
歐陽修瀧岡阡表

王安石王深甫墓志銘

已上傳誌類

左傳秦晉韓之戰

通鑑赤壁之戰

韓愈平淮西碑
柳州羅池廟碑

已上敘記類

書禹貢

史記平準書

歐陽修五代史職方考

曾鞏越州趙公救災記

已上典志類

周禮輪人輿人梓人匠人

韓愈藍田縣丞廳壁記

歐陽修豐樂亭記

曾鞏宜黃縣學記

已上雜記類

經

史

PD

經史百家簡編序目終

東湖王定安校

經史百家簡編卷上

湘鄉曾國藩纂

胞弟國荃審訂

箸述門 三類

論箸類

孟子孔子在陳章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
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
也狂獯乎狂者進取獯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
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
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
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

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

以上孔子曰過我門而

狂獯

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

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

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

闇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以上鄉原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

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

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

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

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

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